

教育叢書

文盲字彙研究

黃貴祥 著

文通書局印行

教育叢書

文盲字彙研究

筑版白報紙本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貴陽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的加運費)

著 作 者	黃 貴 祥
發 行 者	華 問 渠
印 刷 所	文通書局貴陽印刷廠
發 行 所	文 通 書 局

貴陽 昆明 重慶 成都

上海 廣州 長沙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陳 序

在開始國家現代化建設底今天，還存在着驚人數字底文盲，這是現有諸社會問題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我們不能將國家底現代化建立在沒有現代化的人民的基礎上，現代化的人民底最底的起碼條件應該認識本國文字，認識文字是最基本的接受教育底工具，現在，我們最大多數的人民，不識本國文字，缺乏基本教育，從何談得到參與建設的知識與能力？廣大的文盲是新建設底最大障礙，而文盲底掃除就成了當前最迫切的工作。

中國文字底構造十分複雜，學習十分困難，這是產生大量文盲的一個主要原因，同時在幾萬個國字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與人民實際生活底需要沒有關係，因之更阻礙了人民底學習興趣，目前我們要掃除這大量的文盲，不得不先要研究與揀擇人民應該而且必需認識哪些文字，作為掃盲的底標準，並增加掃盲底效率。許多專家們曾經或正在從事這種工作，這是值得欣幸的。

黃君貴祥，多年來研究社會教育，也曾做過許多社會教育實際工作，最近他在工作中將其兩年前研究底文盲字彙底所得，重加修正，成「文盲字彙研究」

一書，出版問世，這個研究底經過及結論，是很有貢獻的，我常常用「人生貴創造，快樂在服務」這兩句話勗勉我的學生，希望他們為廣大的人民服務，不斷地學習，不斷地創造。在他們當中大多數能於服務創造中發揮他們的才能對社會作最善的貢獻，黃君是能高度表現這一精神的，所以我很高興為這本書寫幾句話為序言。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陳禮江於國立社會教育學院

自序

掃盲運動在中國已經半個世紀，文盲字彙研究却還是一條未曾有人走過的路，這個破歷史的嘗試，是綜合採用統計、比較、鑒選、訪問四種字彙研究方法，並徵詢農、工、商、軍、婦女界人士與語文專家，字彙研究專家，社會教育專家及民衆教育國民教育實際工作者的意見以進行的，經過一年零三個月的時光，求出了這一五〇四個字的文盲字彙，分析與衡量這一五〇四個字的效用，平均在百分之九十三以上；換句話說，即一般讀物有其總字數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字數是這個文盲字彙的單字，這個效用在國內已經發表的各種常用字彙裏還沒有壓倒他的紀錄，然而我們不能以此爲滿足，希望在最短期間還有效用率更高的文盲字彙出來，俾作文盲識字教育實施的科學根據，加速文盲教育的成功。

研究過程中王師文新熱誠的指導，艾偉、丁聲樹、董作賓諸先生詳盡的惠答問卷，吾妻李倩女士協助修訂與繕校，或加速了工作的進行，或加增了研究結果的可靠度，均深深感謝。

民紀三十二年本研究進行訪問工作，吾父在江西爲之催索問卷答案，嗣又以研究結果相審詢，今日竟以

研究報告當作吾父逝世週年紀念的奠儀，實深悼念！
實深哀痛！

民紀三十五年四月黃貴祥於重慶

文盲字彙研究目錄

一、文盲的界說	1
文盲意義的概觀	1
文盲真義的研究	4
二、文盲字彙研究的需要	9
文盲標準的探討	9
文盲字彙研究的需要	15
三、文盲字彙研究的方法與經過	21
研究計劃	21
選擇材料	25
編製問卷	27
進行訪問	36
四、文盲字彙研究的結果	38
問卷結果分析	38
文盲字彙	50
文盲字彙剖究	75
結論	85

文盲字彙研究

一 文盲的界說

近年來有些人對「文盲」這一個名詞作一番考據與詮釋，這無論其所言是否正確倒是一件够意義的工作，因為這樣才可以淘取出「文盲」的真諦，而正視「文盲教育」的本質。

中國「文盲」一詞，胡適之先生說是來自日本，這實在有它的淵源，因為這不僅由於我國民四年出版的辭源沒有「文盲」這個名詞，民十七年出版的中國教育辭典和十九年出版的教育大辭書也都沒有「文盲」這個名詞，而使我們懷疑「文盲」二字是國產，壓根兒中國的新教育就是效法日本而萌長的，那時日本整個的教育制度都被搬運進來，「文盲」這一個名詞的流入當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體了。

文盲意義
的概觀

「文盲」一詞的淵源畧如上述，現在且追溯「文盲」一詞的涵義。

「文盲」一詞日本廣辭林的註釋是：「不學」這顯然是Illiterate的釋意，因為英文中的Illiterate是從拉丁文il和Literatus兩個字根變成的，il就是英

文not的意思, Literatus就是英文Learned的意思,合起來就是Not learned [不學]的意思,而illiterate一字韋氏大字典(Webester's Dictionary)的註釋是「不識字或沒讀書」Ignorant of letters or books. 初級現代桑代克字典(Thorndike - century Dictionary)的註釋是:「不能讀寫的人」.(Unable to read or write, Person who is unable to read or write.)孟祿氏教育百科全書的註釋是「十歲以上對任何種文字不能讀寫的人」。

以上是各種典籍對於「文盲」一詞的意義,以下我們再將世界各國對於「文盲」的解說作一個鳥瞰的觀察:

美國對於「文盲」的解說有如下幾種:

(1). 中央統計調查局(U.S.census Bureau)把十歲以上不能讀寫任何文字的人認為是「文盲」(illiterate)

(2.) 一九二一年議員湯納士(Tauwnes)施特令(Sterling)在第七十二次國會提出請中央政府每年由國庫撥給各州作補助教導Illiterates的經費一項議案中,對於Illiterates的解釋是:「無盡其公民職務之必需的讀寫能力者」Not able to read and write with a degree of facility necessary to the intelligent discharge of his duties as a citizen

此外還有一種議論認為:「凡不能讀憲法,以及能

讀而不能瞭解的人都是Illiterate.]不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美國把被征入伍的一、五五二、二五九個二十一歲至三十一歲的青年，作一個陸軍測驗，結果發現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九的人是文盲，而這時他們所謂的文盲是「凡不能寫通順的信與看報不能了解者」。但這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徵兵局對於入伍士兵鑑別其是否為文盲，則又由其所填表格來判斷，如果認為他有文盲嫌疑，便再以如下一類的簡單問題來叫他解答：「一隻牛和一隻老鼠那個比較大？」「一個人能跳十哩遠嗎？」徵兵局曾為通不過這等測驗的十幾萬文盲施以十三個星期到十六個星期的訓練，以使他們能粗通文字，獲取必須的知識。

英國的Illiterate多係指年老失學不願受教育的人，但是英國往昔的文盲調查却以結婚簽名和海陸軍入伍測驗來作準繩。

其他如德國，挪威，瑞典等國因為國民教育已經普及，他們的文盲則多係指有腦病或生來就是呆癡不能識字讀書的人。

至於新興國家蘇聯和土耳其等對於文盲的解說如何，我們從其掃除文盲的實施由改革文字入手，也就不難體會其所謂文盲的意義了。

說到我國文盲的意義，民間一般的傳說似乎認為「

文盲]就是[目不識丁]或[一字不識]的人，而民國二十六年出版的辭海也這樣註釋：「文盲，謂不識字之人也，有目者見文字不識等於無目，故曰文盲。」

不過也有些人對文盲意義另有議論：

傅葆琛先生認為：「文盲是認得些字而不通文字的人，或是懂一點文字而不會運用的人，總之，這種人是缺乏『做公民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程度』的人。」

黎錦熙先生認為：「凡不能看懂關於戰時常識的通俗圖畫不能看懂報告戰爭消息的民衆小報，不能看懂粗訓民衆、徵兵、獻金、捐募寒衣等等白話佈告的就是文盲。」

也還有人認為：「凡能看通俗圖報的，才不是文盲。」換句話說，凡不能看通俗圖報的就是文盲。

文盲真義 的研究

文盲的意義見仁見智，似甚龐雜，不過在本質上他們却是同一的。所謂讀解憲法，讀寫書信，閱讀書報與佈告，簽寫姓名，填寫入伍表格……都是立論在「識字的能力」之上，不過程度高低有別而已，就是那意義含混的「不學」和「失學不願受教育」的解說，我們分析起來也不外是「不學或失學文字」，而不是指「不學或失學吃飯，穿衣，走路，做人，生產，自衛等等」，因為文盲並非不會吃飯，穿衣，走路，做人，生產，自衛；在另一方面倒反有很多真正不

會吃飯，穿衣，走路，做人，生產，自衛的人，我們並沒叫他做「文盲」，也未見他爲「文盲」，因之，
[缺乏讀寫文字能力] (線經)

是國內外各種文盲界文字實物標模影圖電戲音播語
說的焦點，是文盲確字物本型刻畫電影劇樂音播語
切無移的涵義，於此
我們可知「文盲」與「
非文盲」的分野就在：
一爲缺乏求知工具的
「文字」者，一爲具有
求知工具的「文字」
者。

人類社會的知識靠什麼東西相交換？人類社會的經驗靠什麼東西以保存？人類社會的文化靠什麼東西來傳遞？無疑的靠着「語言」和「文字」，也多多少少靠着什麼「播音」、「音樂」、「電影」、「圖畫」、「彫刻」、「模型」、「標本」、「實物」……等等的傳知工具或曰求知工具（我有時簡稱它做「知具」）。下面是一個知識與知具關係的圖解：

知具
(線經)

語言 播音 音樂 戲劇 電影 圖書 彫刻 模型 標本 實物 文字

經濟知識

政治知識

知識緯線

科學知識

盲文非盲文

上圖給我們剖解了如下的一些糾纏不清的問題，給我們掘發了如下的一些寶貴的知識。

正因為「文字」不是獲取「知識」的唯一工具，所以「文盲」不等於「知盲」，非「知盲」不一定就不是「文盲」！

認識了前一點便可推知掃除「知盲」（什麼經濟盲，政治盲，社會盲，自衛盲……盲都統括在內）斷不能說就是掃除「文盲」！

經線中的知具每多一項，即加大其知識吸收面的闊度。

「非文盲」與「文盲」的分野，不在知識的多與少，而在文字知具的有與無。

事實告訴我們，所有的知具，除了「文字」一項非在定式教育中難於習得而外，其餘像語言，播音，音樂，戲劇，電影，圖畫，彫刻，模型，標本，實物……都可以在社會接觸工作實踐中耳濡目染自然地直觀地默化地模仿或參與而習得，因之我們沒有「語盲」「音盲」「樂盲」「劇盲」「影盲」「畫盲」「模型盲」「彫刻盲」「標本盲」「實物盲」……盲的問題和名詞，又因為少了一項知具就縮減了一分知識吸取面的闊度，所以「盲於文字」的這一件事體便成了問題，因為「文字」這知具非在定式教育中難於學習，所以「文盲」便成了教育上的一個問題，因為人類社會愈進步，文化的傳遞，經驗的紀錄，知識的傳

授……借重於文字知具便愈多愈頻，所以「文盲問題」也就愈趨嚴重，「掃除文盲運動」也就非爆發不可，「識字運動」「文盲教育」就是這末萌起的，「文盲」一詞就是「這末誕生的」。

到此我們可以破滅一種誤解：「文盲」對於「文字」不是「餓求飽拒」的問題，而是「腸胃口腔齊全與否」的問題，如果一人連進食、吸取知識的口腔和消化食物的腸胃（求知工具）都沒有或不齊全，那還會有什麼常態的「餓飽」感覺呢！

至於「文盲」的造因如何，和如何使「文盲教育」與其他教育設施及社會、經濟、政治、建設等等配合作有效的實施，或說如何在「文字」這根經線上編織一些緯線，使那織造品適合於國家社會以及民衆之所需的教育實施方法問題，因其不屬本研究的範圍，恕不贅述。

總括起來說：「文盲」就是缺乏生活必需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人，簡言之，文盲就是欠缺文字知具的人，「文盲教育」就是使文盲擁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教育，或說是授文盲以文字知具的教育，所以「文盲教育」是為「授文盲以文字知具」而生，是為「授文盲以文字知具」而長，等到將來人人都擁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那一天，「文盲教育」也就歸

終「文盲」一詞也就正寢，因此在西洋，只有今日在文字教育這方面尙成問題的國家，如蘇聯，波蘭等才於其教育書報中常碰到文盲 Illiterate 這個名詞，而在文盲久已掃除的英國，却是「文化教育 (Non-vocational)」替代「文字教育」而爲「成人教育」的實施中心了，這是我們認識「文盲真義」的一面好鏡子。

二 文盲字彙研究的需要

文盲標準 的探討

「缺乏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識的人就是文盲，」那麼所謂「最低限度」究竟限於什麼地步呢？這便是值得研究的一個文盲標準問題。

「十歲以上不能讀任何文字」以及不能解答「一隻牛和一隻老鼠那個比較大？一個人能跳十哩遠嗎？」的問題與「結婚簽名」的等等標準，在我們看來或感含混或感太低。「讀寫文字」究竟讀寫到那種程度？若是只要會讀寫文字的，不論其讀寫數量的多少都算「非文盲」，那我們相信不能寫「一」字或十字架十字布的「十」字的人必定很少，不能解答「一隻牛和一隻老鼠那個比較大」「一個人能跳十哩遠」的人一定也很少，要教會一個人能簽寫自己的姓名事情也太簡易，因之當以這種標準來衡量「文盲」，那我們可以大膽的說，我國文盲絕對不會有百分之八十的鉅大數量；我國掃除文盲的工作也決不致流轉於今行將四十年華，這些文盲標準是無須理喻可曉的一種不合度的標準。

「凡不能寫通順的信及看報能了解的」和「不能讀憲法，以及能讀而不能了解的」等等標準，似又嫌過高

或不具體，在這種標準衡量下，恐怕我們不少受過中等教育和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免不了在文盲之列。

再論到：年老失學不願受教育和有腦病或生來就是呆痴不能識字讀書的標準，在我們國民教育沒有普及的國家，不僅年老失學不願受教育的人多，就是年少，年青，年壯失學不願受教育以及沒有腦病或生來並不呆痴而不能寫字讀書的人也正多着，難道這些人還能說不是「文盲」嗎？因此這等標準繩之於我國的國情是偏差不准的。

至於那「無盡其公民職務之必需的讀寫能力者」也正是一個未知數需待求出的標準。

以上所舉國外的文盲標準不是失之過低，便是懸之過高，沒有一種能適用於我國，現在我們且來進論國人對於文盲標準的意見：

陳禮江先生主張健全公民必須認識二千五百個基礎字。

黎錦熙先生根據創辦注音漢字印刷的鉛字銅模時的統計，主張最低限度必需認識那最常用的三千五百一十六個字，才算脫了文盲之籍。

孟憲承先生則主張一般民衆最低限度要識一千個常用的字。

還有洪深先生受了基本英語的觸動而為不識中國